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湘军志

（清）王闿运 著

目 录

湖南防守篇第一	1
曾军篇第二	19
湖北篇第三	29
江西篇第四	44
曾军后篇第五	55
水师篇第六	71
浙江篇第七	88
江西后篇第八	99
临淮篇第九.....	104
援江西篇第十.....	111
援广西篇第十一.....	119
援贵州篇第十二.....	124
川陕篇第十三.....	135
平捻篇第十四.....	147
营制篇第十五.....	159
筹饷篇第十六.....	165

● 湖南防守篇第一

自古言军势者，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，然其实非也。项羽繆言郴为天下上游；湖南自郡县以来，曾未尝先天下。国朝移行省于长沙，复汉国制，控扼十六大城。以苗防故，镇筴颇有精兵出征四方。至其材赋，全盛时才敌苏、松一大县。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。咸丰初元，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、郴、围省城，掠舟洞庭，遂连破名省，天下莫能当。文宗忧之，诏湖南治团练善后，以乡人副巡抚，湘军始萌芽矣。方围城时，官吏仓皇，治军劣愈于武昌、安庆。其后湘军日强，巡抚亦日发舒，体日益尊，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，兵饷皆自专。湘军则南至交趾，北及承德，东循潮、汀，乃渡海开台湾，西极天山、玉门、大理、永昌，遂度乌孙，水属长江五千里，击柝闻于海。自书契以来，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。无他故，专灭洪寇之功耳。然而洪寇之盛，则亦由湖南始。始合围而纵之，后起偏师追而歼之，岂天数耶？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。

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，广西乱始上闻。其时，庆远、平乐、潯州在在劫掠，而名者陈亚贵。广东英德盗掠兴浚浚，戕守备，走怀集，湖南始戒严。骆秉章为巡抚。九月，诏征镇筴兵二千诣梧州，从两广总督进征；起李星沅于长沙，授钦差大臣，专赴广西；又命秉章出境防剿。秉章奏：“省城居中，宜镇定，且饬边吏屯戍。”十二月，陈亚贵平，乃讨金田。

金田村者，浔州倚郭桂平县地，前史所称大藤峡也，其西则武宣、贵县。土、客民自来杂居相仇。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，说令求土民女为妾，又自至土家激挠之，因劝豪劫女，使相攻烧。众无所归，秀清则悉劫之以叛，有众数千，恶自倡乱，乃投金田，合于洪秀全。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诧中国，因得布其祆教，愚民传奉，世代秘守，妇女尤惑之。秀全亦假以招诱，惧官吏讹索，遂拒险屯结。秀清至，自言通天语，秀全当为天兄。

咸丰元年，僭号“天王”，出掠旁县。广西巡抚周天爵、提督向荣将万人，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，围之大黄江。星沅、天爵不相下，奏请统帅。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，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。四月，诏塞尚阿代星沅。星沅薨，寇自武宣溃围，东北走象州。秉章奏言：“湖南防兵四千余，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，力不足。”命总督程矞采行边。六月，寇还武宣。八月，溃围，大破巴清德军，东走藤，北犯永安，陷之。余万清母丧，解官留营。九月，鲍起豹为提督，屯江华。

二年二月，永安寇溃围，直北趋阳朔，四总兵败死，遂围广西省城。余万清将千人往援，屯北门。三月，郴盗劫饷银，杀知州胡礼箴。四月，寇解广西省城围，东北陷兴安、全州。撤七千人追之，以和春将。壬寅，寇入湖南境，将趋永州，阻水，退走道州。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。总督驻衡州，闻寇，遽乘舟北走，万清亦弃城不守。乙巳，道州陷。巡抚委事总督，总督闻永州寇退，复还衡州。六月庚辰朔，塞尚阿移驻永州，合兵二万余人，围寇道州，檄鲍起豹还长沙。丁亥，寇分陷江华，杀知县刘兴桓。壬辰，陷永明。丁未，陷嘉禾。戊申，陷蓝山。七月己酉朔，陷桂阳州，知州李启诏走死。庚戌，陷郴州，杀知州孙恩保。诏罢骆秉章，逮治余万清，以罗绕典治军，

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，练勇三千余人。巡抚张亮基未至，总督程裔采托衡防不来，秉章、绕典方议筑土城，禁讹言，未能谋兵事也。寇既陷郴，疑所往。己未，走永兴，杀知县温德宣，分党踞之，大军悉移永兴。萧朝贵者以胆谲自奋，谓群寇迟不戾，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，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，掠安仁。丙寅，陷之，北犯攸。丁卯，陷之，遂讨醴陵。丙子，至省城南十里止。

城中料寇当从未、衡正道来，民走报寇至，怒其无公文，执将斩之。石马铺屯将尹培立，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。陕军不惯稻食，所屯地无面，皆买之城中。军未朝食，相持一时许，皆溃散，培立死之，于是溃军或走城中。巡抚方巡城，乃遽还塞南门，然犹不知何军溃败，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。萧朝贵设幕城南，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，上谒献策，朝贵颌之。俄而寇将至，怪问：“何人？”朝贵曰：“此杨先生，条程事者。”生觉，蒲伏幕后，逾山走。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，趋之则非门，返而南门塞，城中乘城分守矣。寇据郭外民居，不知所以攻，但发炮击城，炮丸及城中，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，城中大震。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，或曰无炮台，必惊崩城垣，不可轻也。寇至之日，城中兵勇八千余，统将数百名，隶巡抚，巡抚不敢言节度。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，佐巡垛口，多诣罗绕典言事。布政使恒福内召，潘铎代之，未至署，司道周颢、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，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，诸大吏、将帅亦莫之问也。鲍起豹居城南楼，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。张亮基已至宁乡界，闻警，还屯常德集兵。八月壬午，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入屯南城，始发炮击外寇。潘铎至，步巡城中，令居民、商贾各安业无恐，城中被围七日，亦稍自定，诏夺塞尚阿、程裔采官，以徐广缙

并代之，促向荣赴援。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，塞尚阿深劾之，罪至遣戍，荣终不起，闻塞尚阿罢，乃疾行，癸巳至。丁酉，张亮基至。己亥，骆秉章解任，留居城中。庚子，郴寇悉趣长沙，益募矿工穴城根。九月丙辰，塞尚阿至。诸援师大集，近五万矣。向荣不乐居城中，以寇渡湘，亦率所部渡湘为屯，时独搏战，不利，诸军相视莫往。城南战事主于和春，屯白沙井，自以扞遏为功，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，或以为忠源之谋。然寇与官军均踰伏屯内，屯外一里，行人来往自如。入城者唯避南门，其余六门皆可縋以出入。衢巷间妇女嬉游，酒食过从盛于平时，忘其为围城焉。丙子，南城地雷轰发，城崩四丈。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，绍良独拔刀当城缺，斫先登一人者颠，部军闻之，皆弃钱奔城缺，寇不敢上。练丁犂木石塞缺口，城守复定。十月己卯，地雷再发，不及城垣。甲午，地雷发，城崩八丈。瞿腾龙拒缺口，寇复退走。于是，徐广缙方止湘潭，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，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，广缙不宜来逼之。其前军将福兴寔来。乙未夜半，寇渡湘西走。丙申，城上诃寇屯，疑空虚。有呼者曰：“贼去矣。”将帅闻报，皆愕且惧，无敢言贺，而僚吏、士民相庆论功，不复问寇所往。张亮基奏请防湘潭，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，遣兵南防湘乡，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。或曰“和春军士卖纵之”，或曰“非也。寇不畏官军，安肯贿之？”

戊戌，寇破益阳，掠船出资口。十一月己酉，破岳州。岳州之防，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，遏诸商贾民船万数。寇至，渔船散走，悉掠两岸人、船，寇势自此盛矣。诸将唯向荣遣兵尾追，阵亡副将纪冠军。湖北提督博勒恭、武道员王东槐将八百人防岳州，寇至，与府县官俱走。文宗悔用徐广缙，严诏切责。广缙知事必败，遂益逗留，与人书，自言“屏息以待

雷霆”。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，悉敛兵入城，寇以故水陆长驱。十二月己卯，湖北省城陷。辛丑，逮治徐广缙，以张亮基署总督，潘铎署巡抚，罗绕典以云贵总督防荆襄，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。

丁亥，遣江忠源讨浏阳土寇。方省城之被围也，浏阳廪生王应蘋得周国虞通寇书，国虞惧，杀应蘋。言官发其事，事下巡抚，张亮基犹豫未敢发。周国虞者，忠义堂盗魁也。忠义堂自承平时有之，劫掠私斗，阴署徒党，历年不能治。亮基畏其众，初作奏以为不足烦兵，已而跼足卧且思，跃起曰：“决矣！”乃遣忠源。忠源初至，国虞以为兵少易与，遽袭其营。官军出，众骇退，遂逼其巢下，令良民投营领牌者贷死，其夜解散数千，国虞走江西，斩其党众十余人。湖南讨土寇自此起。

三年正月丁未，寇弃武昌东下。壬戌，陷安庆。张亮基至湖北治军，奏以江忠源自随。是时，曾国藩始至省城议练军。城中守兵四千，将领多者统五百人，少或百人，以游击色钦额总营务。练勇成军者，有南勇、浏勇、楚勇、宝勇、湘勇，率以文员领之，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，余悉用生监。新田张荣组以知州在籍，颇被擢用，有事辄令将以往。道员张其仁为总巡，而夏廷越、裕麟为委员，号干练，得与谋议。二月，寇连陷江宁、扬州，益趋东北。潘铎奏撤兵二千余人，留沅州兵千七百防省。四月，铎病免，骆秉章自湖北移抚湖南。江西上犹土寇犯桂东，广东阳山土寇犯宜章、临武、永兴土寇起，掠安仁，并遣夏廷越率张荣组往讨之，军至，寇解散。国藩奏重惩内奸，因以便宜捕斩奸民、胥隶甚众。以刘长佑、王珍将练勇，州县上言积盗拒捕者，辄以兵往。衡山、新田劫盗起，皆讨禽之。又令在城官兵月六会操，以署参将塔齐布训练勤特，奏迁一阶，令兼领练军。五月，广西兴安、恭城寇起，犯永明、江

华、蓝山、监武、零陵、永、桂，官兵拒讨之。酃县、衡山奸民复相扇动，张荣组、罗泽南往捕之。江宁寇分党掠江西，围省城，别遣寇党溯江陷安庆。江忠源自湖北率所部军入南昌助守，请援于湖南。秉章、曾国藩以楚勇最有名，檄宝庆知府魁联募二千人，益以湘勇千人，镇筸、辰沅兵六百人，遣夏廷越、朱孙诒各统之，而罗泽南实主其军，纯用其弟子领营哨。别用忠源弟忠淑率楚勇先进，期会于瑞州。忠淑军于道溃散，廷越等至南昌，一战不利，诸生死者七人，收众入城。忠源以新军不可用，令往吉安击土寇。七月，广东乐昌寇犯兴宁，王珍拒走之。八月，南昌围解，援军还。江西太和寇陷茶陵，王葆生、塔齐布、王珍合讨之。寇进陷安仁，杀训导吴棠，寻退走。鲍起豹以南昌围故，入城治防，恶塔齐布之为曾国藩用也，长沙协清德因而间之，纵提标兵围曾国藩行轅。曾国藩走免，遂移驻衡州，语在《曾军篇》。九月，湖北防江军溃于田镇，张亮基免，吴文镕为总督。广东英德寇犯宜章，周凤山、储玟躬拒走之。十月，常宁土寇阑入治城，杀典史吴世昌、把总许得禄，遂走嘉禾，杀把总邵定太，围攻蓝山，团总孙纪良、钟良钦等拒战死，储玟躬、张荣组破走之。十二月，江忠源死于庐州。始议大集兵援湖北。

四年正月乙卯，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，以台涌为总督。寇自武昌犯岳州，巴陵知县朱元燮死之。二月乙亥，寇陷湘阴，西从陆道犯宁乡。曾国藩自衡州率水陆大军浮湘东下，闻寇至，遣储玟躬往援宁乡。壬午，宁乡陷，玟躬闻警驰赴之。众议以寇盛，宜止屯，玟躬曰：“贼不取正道而旁出，必人少也。自吾领军，皆击土贼，今遇大贼不进，何以率众？”及至，寇方纵掠，玟躬军见寇少，遂驱之。寇惊走出，遇掠者还，相挤。玟躬军屯城外，独率十余人卒与寇遇，战死南门。群寇传相告

官军当来，即夜引去。湘阴、岳州寇闻官军大至，亦俱北还。骆秉章遣朱孙治、王珍率三千人出通城，攻蒲圻，闻寇复至，收众保岳州。三月丁未，寇大上，围岳州。国藩军亦至，屯南津。戊申，岳州军溃退，寇从而上，军还省城，寇踞靖港，再陷宁乡，败湘军三营。甲子，陷湘潭，省城上下皆寇屯，巡抚、提督委战事于曾军。四月庚午，国藩自攻靖港寇，不利。布政使徐有壬、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，请奏劾侍郎曾国藩，且先罢遣其军。巡抚不可，城中亦不复设备。辛未，塔齐布大破寇于湘潭。丙子，湘潭、靖港寇俱退走，踞岳州。巡抚、提督上功，而曾国藩请罪。有诏诘责提督鲍起豹，以专阉大员不闻出战，惟会衔奏报，即日免官，以塔齐布署提督。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，仅二年，超擢大帅。新从湘潭立功归，受印之日，文武、民士聚观相叹诧，虽起豹谦从亦惊喜，以为皇上知人能任，使军气始振焉。是时，依故事提督列衔在巡抚前，曾国藩以事降黜，衔名又在巡抚后，而塔齐布谨事国藩，自比于列将。徐有壬等皆诣国藩贺，且谢罪。诏令国藩择司道大员，随营主饷。有壬等惴惴恐在选中，国藩笑谢之，谓所亲曰：“此辈怯懦，徒败吾事。虽请同行，吾固当止之，况不欲乎？”乃修船、选士，合谋渡湖。五月，岳州寇陷常德，分陷龙阳，澧州援军将周凤山、胡林翼、李辅朝等自龙阳退保益阳。水军方艤船，不能救。常德知府景星、副将富勒敦、同知李春暄、武陵知县朱元增死之。寇留十五日，六月戊辰朔，弃城北走。时武昌围久，湖北巡抚青麟以请援、就饷为名，南走长沙。己巳，武昌陷。湖南闻饥民避寇从青麟来者万数，人心皇怖。秉章运米往迎之，则溃兵数百饥悴无人色。青麟至长沙，留数日，西保荆州，诏斩以徇。台涌免，杨需为总督。庚辰，提督塔齐布从曾国藩出师，进攻岳州。署宝庆知府魁联以习兵事，特补岳州知府，与

胡林翼各将兵勇继进。署提督多顺还屯常德。遣江忠淑、赵启玉等自平江出攻通城。七月乙卯，塔齐布大破寇于岳州，禽寇将曾天养梟之，目三日犹视，武昌群寇闻之，为斋醮三日。闰七月戊辰朔，克岳州。甲戌，江忠淑等收通城。广西土寇侵郴、桂、永州边，以王珍、周云耀防江华，王葆生、李辅朝防郴、桂。恭城寇犯全州，增遣陈立纪、江忠济防零陵、东安。八月己未，曾国藩水陆军克武昌、汉阳，湘军自此名显。连州寇犯临武，参将赵永年拒走之。仁化寇犯桂阳，乳源寇犯宜章，灌阳寇犯道州、江华、宁远、嘉禾，王珍、周云耀及游击骆元泰等先后合击，寇散走出境。十一月，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，罢之。自此军事奏报专于巡抚。

五年正月，总督杨霨黄州师溃，曾国藩分水军还援武昌，饷道阻绝，水陆军将胡林翼、李孟群、彭玉麟等皆仰资湖南，大发船、炮、火药、银钱拯之。仁化寇陷桂阳，赵启玉拒战，寇弃城还遁。富川寇屯聚县城，王珍、周云耀出境攻讨，不利。二月庚戌，王葆生等攻广东连州寇，破之，收其城。湖北省城复陷。三月，富川寇入犯永明，王珍等自江华驰击，破之。贵州寇起镇远，沅、晃戒严。是时，诸军专备广东边，广西防以委永州知府黄文琛，岳州防以委魁联，辰沅防以委永顺知府翟诰，惟以不请兵饷者为能事。魁联戇直，好争议，秉章弗善也。会诏补魁联按察使，不令还省受印。魁联自以奉特简，径还省城。秉章因劾以委军，仍降知府。幕客左宗棠，雅善衡永道文格，文格时擢广西按察，不欲往，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。翟诰权辰沅道，但张战功；且募资助军不以烦，院司故尤重翟诰，奏补实授，论荐甚力。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，为巡抚所持，奉令最谨。巡抚专听左宗棠，宗棠以此权重，司、道、州、县承风如不及矣。守令能者朱孙诒知宝庆，陆传应知衡州，及

东安赖史直、湘潭孙坦、澧州胡镛、湘乡唐逢辰、邵阳邵绶，名虽清浊有别，皆敢于为政。省城大政，则盐道裕麟、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，自余司、道拱手而已。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，而谤议亦自此起。四月，总督杨霁免，以官文为总督。赵启玉出境攻乐昌，至平石南遇寇，败死。寇犯宜章，王葆生军溃。富川寇犯零陵，陷东安，执知县赖史直。五月，宜章寇掠临武、嘉禾，增党袭郴州，陷据之。王葆生等军保永兴。衡阳土寇起，文格遣军合湘乡团丁捕讨，寇党破散。六月，通城寇入岳州边，杀临湘知县姚荣卿，湘阴长乐团丁出新墙遏之，寇退通城。郴寇分陷桂阳州，州民结团自卫。湖南民团，平江、湘阴、桂阳州，列县无与为比。魁联既罢，以知府张丞实领其军。丞实辞，复劾免之，悉以军隶江忠济。

七月，攻寇蒲圻之羊楼，败退岳州。以刘长佑募千人，助王珍攻东安。东安陷寇已三月，王珍初以八百人至，寇空城出走，珍屯城北，江忠淑屯其东。军中无故自惊，寇更还攻围珍营，战不利，俱东退四十里，屯井头墟。寇复入城踞守。长佑至，与珍合进。八月辛卯朔，寇分走新宁、全州。长佑援新宁，珍追余寇。寇复东北走祁阳，于道破散。癸巳，郴寇分掠兴宁、安仁边。癸卯，陷永兴。甲辰，陷茶陵。永兴寇分党旁掠，官军悉屯茶陵，省城戒严。九月，罗泽南自江西还军援武昌，江忠济出军会之，收通城。茶陵寇走江西永新，分掠酃县。王葆生等收茶陵。王珍攻桂阳州，陈士杰率团丁助之，收州城，移军攻郴。十月，灌阳寇犯永明，周云耀入城城守。十一月癸亥，城陷，云耀自刭死。甲子，桂阳余寇犯宁远，赵永年拒之下灌墟，力战死之。永年、云耀皆起行伍，领营兵，号有智略，至是俱死。营将中无复知名者，始专用练勇矣。乙酉，郴寇西走永明，王珍、刘长佑等分军追破之，珍收永明。寇陷江华。长

佑还师衡州。十二月壬辰，贵州苗寇陷晃州，围沅州，遂陷麻阳。官军蹙之，俱退走。

六年正月戊辰，江华寇弃城走，王珍要击破之。茶陵寇陷吉安，江西列城尽为寇踞。曾国藩居南昌，军报阻绝。诏湖南出军援应，以刘长佑、萧启江出醴陵、浏阳。己亥，克萍乡。四月，江忠济攻寇通城，遇伏军溃，忠济败死。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军援江西，道崇阳，闻败，进屯蒲圻，要寇，破之。军进至瑞州，寇复入，掠平江、湘阴，前队及长沙北界，掠醴陵、攸县、茶陵，走江西。遣王珍屯岳州。丙子，援江西军克万载。九月，辰沅军出境援铜仁。十月丁酉，王珍军出境收通城。乙亥，援江西军克分宜。十一月壬午朔，克袁州。癸卯，胡林翼帅湘军克武昌、汉阳。王珍军还屯岳州。十二月己未，援江西军克新喻，遣赵焕联等自茶陵收江西永宁，余星元等自酃收江西永新、莲花厅，刘拔元等自桂东收江西崇义、上犹。

七年正月，广西寇起兴安、灵川。二月，陷柳州。遣永州防军二千二百人隶蒋益澧，别募千五百人援广西。曾国藩以父丧还湘乡。增遣王珍军助刘长佑攻临江。四月，援贵州军收锦屏。五月，刘拔元等军收龙泉。六月，王珍军收乐安。援贵州军收永从。七月，湖北湘军将刘腾鸿攻瑞州，中炮死，复瑞州。蒋益澧克兴安。八月壬子，王珍卒于乐安。十一月乙酉，援广西军将黄辅鼎、彭玉山攻平乐，中炮死。蒋益澧克平乐。十二月乙卯，刘长佑、萧启江克临江。

是年援军四出，境内无警。秉章以军饷不给，始清厘漕粮浮折，减纳价，核官吏中炮，裁监司例取，省费亿计。计漕折最重者湘潭恒廿五千而纳一石，今仍三千八百而纳一石。若市价米石二千，则以一千充军饷，以八百供县用，民减赋，而国用增。其后湖北、江西皆仿而行焉。知县黄淳熙方在告，秉章

躬造其馆起之，下檄令知湘乡，不由藩司。文格大惊愠，然无可奈何。赖史直失城，当议罪，而更奏荐，后竟补岳州知府，于是文法拘格悉破矣。又案扬州例，推商贾货厘，设厘金局，自为收支，以裕麟总之，藩司列衔画行，莫能问其数。局库之储倍于藩库，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，文格亦无所求取，故威行于府县，贪靡之风几革。

八年正月丙午，援江西军克新淦。刘长佑以疾归。三月庚辰，援江西军收宜黄、崇仁。四月壬子，湖北湘军将李续宾克九江。乙丑，援江西军克抚州。己巳，克建昌。萧启江以疾归。五月戊子，援广西军克柳州。时江西寇悉走浙江，寇帅石大开号能合众。六年，与韦昌辉谋杀杨秀清，未发，秀清遣之出江西。昌辉败，独还江宁，杀秀清及其党二万。大开闻变还，昌辉并欲杀大开，大开走，因杀其母、妻。洪秀全又杀昌辉，而召大开。大开不敢还，遂为流寇，贪连大众，不能剿疾，避官军而行，党众恒数十万，故不能久屯踞。援军既进江西，无寇，秉章念兵合不易，当遂入浙，以灭寇为期。长佑、启江先后归，恐遂不乐军事，因奏请起复曾国藩。奏下，而诏至，促国藩援浙，两湖供饷。秉章议以刘、萧军属之，及王珍旧部张运兰军，俱留在江西。吴国佐者，左宗棠所拔用，方屯省城外，为中营。六月丙辰，遣从国藩发长沙。八月，胡林翼以母丧还益阳。戊午，援江西军将赵焕联等与曾国荃克吉安。石寇复自福建犯江西，陷泸溪、金谿、安仁、崇仁、宜黄。刘长佑至抚州拒防。九月，破之。新城寇还走福建。长佑军以疾疫还。十月壬戌，李续宾败死三河。援贵州军解黎平围，进攻古州。诏起复胡林翼仍为湖北巡抚，曾国藩改援安徽。石寇复出江西，萧启江至军，遣拒之。赣州吴国佐罢还，以曾国荃吉安军及张运兰军从国藩，屯宿松。

九年正月，石寇自南安陷桂阳县，萧启江蹙之。二月，寇陷宜章、兴宁、郴州、桂阳州，所过人马连行六日夜，湖南震恐。寇将窥衡州，自桂阳州取间道出花园堡。陈士杰军数百扼七孔桥，殊不知其大至，卒相遇，遂凭桥发炮。寇亦不知有军于此，愕而止，未退。而魏喻义将一军，本屯驿道，当寇冲，惧孤屯，将移善地，自山后建旗吹角而出。寇见大惊，遂反奔，趣新田、宁远，围永州，别陷嘉禾、临武。悉征诸军将刘长佑、江忠义、田兴恕、余里元、杨恒升、李辅朝、张荣组、吴国佐、李金旻、段莹器、何绍彩、王勋、黄三清、刘吉三赴急，而令刘培元、彭定太、崔大光、曹荣快集溃卒，萧启江还湖南，刘坤一、赵焕联、周宽世等领旧部，王明山、萧翰庆、陈金鳌、邹汉章自湖北来领水师，黄淳熙新领军，屯省城，亦出助攻。长佑至永州，寇解围走祁阳，掠道州，攻东安，围七日，城陷，知县李右文死之，犯新宁。四月乙巳，长佑自东安要寇。新宁军溃木山，輜重尽丧，收众保新宁。寇犯宝庆，分围武冈。江忠义援武冈，先寇五日至，寇围攻五日，解去。田兴恕、刘吉三自沅州援宝庆。辛亥，寇至，止屯黄塘。道州寇复趋新宁，长佑合刘坤一、江忠濬、李明惠军拒之。石大开自攻祁阳，防军将王勋、余星元等不能御，增遣周宽世、朱品文、陈湜往祁阳。赵焕联、魏喻义、陈士杰防衡阳驿道，屯熊黑岭。寇前队至岭，焕联等退走，寇不复进，焕联等还据岭。于是寇聚，围宝庆，官军亦皆聚屯宝庆。复增遣刘岳昭、杨安臣助军。英德寇势北趋，遣萧启江大军及李辅朝、陈士杰、魏喻义等防郴。五月，阳山寇犯临武，围蓝山，攻宁远，陷永明。贺县寇败江华营兵，陷城，纵掠而还。

胡林翼遣李续宜将五千余人渡湖，自安化援宝庆。寇大合围，并围田兴恕、赵焕联诸军。兴恕等倚城东，焕联倚城西，

夹资为屯。寇筑垒塞其间，两军不相闻。刘长佑方从武冈西南来，不敢循驿道，更绕而北。余星元等屯洪桥，在兴恕东，有众七千，留二千人守洪桥，进屯柳桥，以援兴恕。寇攻洪桥屯，破之，众军恒惧。长佑从麻溪渡资，亦西屯。李续宜自蓝田来，移书问进兵路，黄淳熙、席宝田报书，言当直南援洪桥。赵焕联知续宜欲西，自围中与书，言当自北攻，续宜乃西渡浪溪。当是时，围内外水陆军四万，悉统于续宜，然湖南名宿将皆在，非续宜所能统。寇连营百余里，号三十万，日食米数千石。围及两月，野无所掠，城中倚外军悉出谷舂，资兴恕等军深壕相持。寇闻新军至，欲急破之，以溃诸军，反舍东而攻西。六月丁卯，续宜至长佑军中，寇方先攻长佑营，续宜悉军助守，寇败走。续宜军乘之，破寇垒七，以通焕联屯，官军大欢。其夜，寇吹角满山野，集众西渡。明日，前队出攻官军，其后队引而南走。田兴恕开壁出战，亦渡资合大军，城中呼噪相庆。寇既引去，诸军各相让，莫有言追截者。

七月，余寇复陷东安，续宜、长佑分道赴援。大开已踞广西兴安，续宜还湖北，长佑军疲，亦罢。田兴恕趣靖州防黔边，黄淳熙攻贺县寇于江华，唯萧启江追寇出境，增调张运兰军防郴、永。八月，连州寇入宜章，胡国安拒走之。黄淳熙袭江华寇于领东，破走之。以寇围桂林，复遣刘长佑募新军，与萧启江继进。乙丑，启江至桂林，长佑至全州。石寇自义宁欲合柳州土寇，土寇闭城拒之，遂走庆远，趋南丹。启江还湖南，长佑遂留广西，授按察使。九月，张运兰出境攻寇连州，黄淳熙、陈士杰等拒寇蓝山，皆平之。援贵州军将兆琛、周洪印等收镇远。十二月，石寇党奔溃四出，以黄淳熙、刘岳昭屯防永、桂，张运兰屯道州。

十年正月，田兴恕授贵州提督，将二万军出铜仁，以江忠

义募二千人屯绥靖。萧启江自常德赴援四川。四月，永州总兵樊燮以骄倨为巡抚所劾罢，因构于总督，指目左宗棠。布政使文格亦忌宗棠，阴助燮。总督疏闻，召宗棠对簿武昌，秉章再疏争之。奉严旨，命考官钱宝青即讯事，连黄文琛、王葆生等。文琛固以抗直为宗棠所抑，至是保明宗棠，胡林翼复力解之，得不逮坐。文琛等微罪夺官。宗棠游军中，谒林翼及曾国藩，请以偏将自效。国藩等慰遣之，令还湖南。石寇走贵州。萧启江卒于成都。云南寇犯四川，启江部将何胜必破之并研。江宁大营溃退，苏州陷。授曾国藩两江总督。乃征张运兰军赴祁门，固徽、宁，保江西。五月己未，刘岳昭、陈品南等出境，克贺县。石寇复走武缘。以四川寇亟，诏骆秉章往督军，而文格署巡抚。时裕麟授广东运使已一年，奏留治饷，至是授湖北按察使，留湖南按察使翟诰署布政使。左宗棠将六千人，从曾国藩赴江南。前吉安知府黄冕议供支曾军军饷，与裕麟合请国藩加推商货厘，语在《筹饷篇》。八月，石寇还出义宁、灵川、恭城。戊辰，犯永明。诏授翟诰为巡抚，九月己酉受印。以刘岳昭、黄淳熙两军从秉章行。未发，石寇陷绥宁，杀知县吴熊。陷城步，杀知县安和。攻武冈，以江忠义为大将拒之，城守三日。寇走新宁，奏留援蜀军助攻守。十月丙子，寇陷东安，杀知县赵荣祺，掠道州、永明、江华而东，自蓝山趋桂阳县。宜章屯将胡国安战死，寇遂仍犯南安。

十一年二月庚申，骆秉章军行于道，奏翟诰浮侈，罢之，仍以文格署巡抚。石寇后队复自蓝山走桂阳县。三月，贵州寇入靖州。五月，诏文格还本官，以毛鸿宾为巡抚。九月，石寇部党复犯绥宁，其前在贵州者复自来凤入龙山。四川军将易佩绅募兵长沙，道永顺，驰击之，败绩。刘岳昭军前留湖北，攻随州，闻警，遣援来凤。诏以江忠义为贵州巡抚，鸿宾以西南